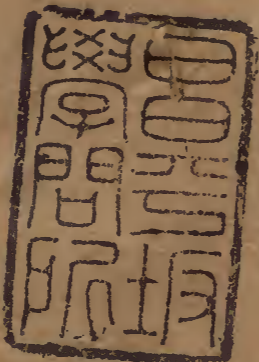


八大家

歐陽文鈔
廿一、二

記碑銘



				五	漢
			五	五	書
		六	四	七	門
		七	〇	七	
三	〇	〇	〇	〇	
三	〇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五	漢
〇		五	書
函	三	四	
	三	七	
九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47
冊數	33(20)
函號	360 64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

海牙文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記

吉州學記

典刑之文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間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

次文

卷二十一

史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按。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斲。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闒。耀。而。人。不。以。爲。侈。旣。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

此以下須經
世之士穩念
及此

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
功至於體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
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
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
之詔而殆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于
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于其
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于其里而長幼相孝慈
于其家行于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
于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
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
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
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慨古禮之亡處多韻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
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
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
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偏舉於四
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
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
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

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發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

在後

發

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畧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畧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

貫穿前後骨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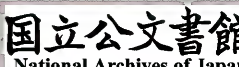
客 澹 蕩 之 思

用此有力

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悔古層入深處
 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脩禮樂。崇儒術。
 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
 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論
 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
 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為其邑。未逾時。修
 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學舍於其旁。藏
 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為俎豆
 籩簠。爵簋。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

矣。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
 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
 矣。

唐荆川曰此文前後辨釋莫釋菜為祭之略
 及其所以立廟之故後段言古禮之不行為
 可惜而狄君能復古禮為可稱也



豐樂亭記

太守之文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
 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
 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
 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
 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
 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
 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

借事發感慨
 歐陽公本色

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
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又宕開說自唐失其政海內
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
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特險阻剗削消磨
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
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
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
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
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旣得斯泉
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
芳而蔭喬木夏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
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
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
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
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醉翁亭記

文中之畫

昔人讀此文謂如遊幽泉選石

入一層纔見一層路不窮興亦不窮讀已令

人神骨翛然長往矣此是文章中洞天也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

秀者瑯邪也山行六七里堪描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

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堪描有亭翼然臨于泉上

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

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

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偃偻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

無聲來

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眾賓懽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鳥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虛室之䟽，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齒翠，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

畫舫齋記

興逸

三層似舟處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虛室之䟽，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齒翠，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

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於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

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歘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蜀之可以克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為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為舟者之停畱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為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為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

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

以叙事行議論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險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鱸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郭郭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屢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

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堦甃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別竈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喬治其縣起勅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公於某有舊且哀其又以罪而來爲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爲疏潔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

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小色發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而今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

爲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
中本也
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
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

荆川曰前段言風不美而太守能變其俗後
段言仕宦得善地前後不用照應是一格

偃虹隄記

摹寫甚析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
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
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
之所爲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
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
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而又
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

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
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
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
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
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于朝廷決之三司然
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
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
少而爲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
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

須如此見得
配文不可少

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
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
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
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
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
始作之心則民到於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
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
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
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

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爲後法一宜書不苟
按前總結
一時之譽思爲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
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爲滕侯紀三宜書
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

王彥章畫像記

以叙事行議論其感慨處多情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官
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
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起壯數百戰其
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
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
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
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

魏李牧傳中
痛語來

國文

卷二十一

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

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疑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鑿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

潘蕩

兵四十年、入時事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笑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

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致終人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唐荆川曰此文凡五段一段是總叙其略二

段是言其能全節三段是辨其事四段是言其善出奇策五段是寺中畫像之事而通篇以忠節善戰分作兩項然不見痕跡

樊侯廟災記

議歸於正分明是誚讓樊將軍之旨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剽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

國文 卷二十一 三十一
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亦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

喑鳴叱吒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唐荆川曰文不過三百字而十餘轉摺愈出愈奇文之最妙者也

愈奇文之最妙者也

惠暕川曰文不盡三百字而十指轉屈愈出

習書如引對風飄雲攀似美之氣靈暴突若

明因大師塔記

記明因塔以因無他戒行及有禪慧故特本
其所言以感慨今古云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
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
三年始爲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太
師惠璿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
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
右街教門事凡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

骨塋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
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
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
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
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
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
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
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
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

言爲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爲盛國至唐其并以
興世爲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爲雄亦卒以
王旣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
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爲國故民熟兵鬪饜軍死戰勞
苦幾百年不得息旣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
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
息勞苦爲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
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
土力不穡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卽

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
之日死矣為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
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一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二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碑銘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公

神道碑銘

紀王武恭公本末甚悉

惟王氏之先為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而密分
入于管城遂為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
武康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

輔真宗有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
恭公公少以父任爲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
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爲先鋒殺獲甚衆軍
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
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
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爲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
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爲
軍頭巡檢邢洺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
能捕公以羶車載勇士爲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

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
宿衛真宗爲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
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卽位改博州團練
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
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
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
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
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
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爲故事無

爲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公可任大事
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僉署樞密院事遂爲副使明
年以奉國軍畱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
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爲將善撫士
而識與不識皆喜爲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
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
因事以爲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
已卽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
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曹州

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
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
者終身以爲愧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慶曆二年起
公爲保靖軍畱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
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靖軍節度使
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
得見於此邪公爲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
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府定州等
路諸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

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
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
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
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
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
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
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
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
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
許以爲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
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
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爲河
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
本官爲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弼爲宰
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
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
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

大臣舉止爲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
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
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衣金帶自
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士大夫爭
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
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名言因敵而
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
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
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

至六七上爲之不得已以爲景靈宮使徙忠武軍節
度使又以爲同羣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
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辛未以
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苑中贈太尉中書
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
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子剛然哀其志以黃
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
甲申塋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
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

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爲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于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玄追封邢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追

封魯國公謚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爲安定郡夫人追封榮國公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內殿崇班蚤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

亟其強起乘我樞鈞禮右筋力老子敢侮公來在庭
 拜毋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與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儔
 惟時黃耆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
 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勳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詔撰元勳之文當如此盛世君臣之際如掌

薄荆川曰只
 敏作相時事
 餘官不敘一
 事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
 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且相真宗皇帝
 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
 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
 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
 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且事我文考真宗
 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

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
修撰歐陽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
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
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
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
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
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
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
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

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
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論杜重威
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
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
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
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
知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
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
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

此處得少

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叅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

受正公生平
大前

用者若水言公可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叅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畱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畱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慎

贊朝成祖以
楊溥侍皇太
孫畱于東京

相業類李沆

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衆以為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

大臣進則薦
賢外不使人
知如此

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為不可及故叅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

惟公深沈故
能任重

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

邪宦官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畱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

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
 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
 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常所占
 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
 分罪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
 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
 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
 焚之矣由是獲免者眾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
 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

有識

情也十餘人
者氏俱不載

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
 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
 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
 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
 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
 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
 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
 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於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
 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於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

今無此例

被恩澤卽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大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

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聖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得體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縉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爲銘詩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

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
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著龜
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
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
相有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
胡能必信孰不爲相其誰有終公薨於位太尉之崇
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公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公
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歌詩以諗廟工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
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惟文簡公旣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朝曰先
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勳皆第二請得
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於我國家
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卽賜其家
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修曰汝爲之銘臣修與文
簡公故往來知其入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
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

嘗與墓誌并
看

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卽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起居注遷福

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

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卽位命公迓之使者妄有

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年乾

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使者

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

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

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

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乃止

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

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
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
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
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
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卽救止終宴
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
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
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
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

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
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
亂由是天子亦知公賢召爲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爲
府者苦其治劇或不滿歲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
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
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丞久
之天子思其治召爲翰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
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
得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

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陛下雖有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爲陛下惜爾天子以爲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遂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

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爲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畱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爲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爲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

今時安得有此事

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畱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畱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

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吾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無得輒出兵夏人以為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為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不足自效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閏三月七日巳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

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明年祫享太廟推
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
上柱國廣平郡爵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
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
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彌殿中丞嗣恭太
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
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爲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
遂以爲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
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

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
始大顯聞臣修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
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
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爲
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
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
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
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

在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
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歟余有勞臣何以旌之
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
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
庶休厥躬有請未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
惟帝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

碑銘

潁川公既葬於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
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初伯之銘以來告曰唯
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真宗而相
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
以墓隧之碑予爲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
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
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

爲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爲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官于閬州之西水，遂爲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詡，皇祖楚國公諱昭汝。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自翔已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爲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

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察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爲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

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叅知政事居二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三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爲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爲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潮州惡溪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潮人歎曰昔韓文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爲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

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於學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爲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江隄以竹籠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隄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爲非便是時丁晉公叅知政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爲隄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

議隄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
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利有本末下
有餘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兩
路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爲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
恃此也其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
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爲利曰吾豈爲今日利哉
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歸下湍激并人以沒不見
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剏爲木龍
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隄乃成又爲長隄以

護其外滑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曩
公因號其隄爲陳公隄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
之術任威以擊彊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
也故公爲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
少年禁錮之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
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爲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
出○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誥知祥符縣縣吏惡其
明察欲中以事而詰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苛動京
師自錄事以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誼言詰政苛暴

一本對字上

一水使字上
多一副字疑
誤

又學守二事
必此錯綜

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詰欲加以罪公為樞
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詰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詰
由是獲免公總前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
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
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不明何言蓋人臣所難言者
平生奏疏猶多悉焚其稿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
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丘集多慕韓愈為文與修真
宗實錄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
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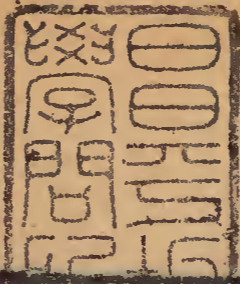
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
取為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為起居郎者七年不遷
自議錢塘隄為丁晉公所黜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
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口惟久然後
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
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
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
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
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

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事、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于家、公居家以儉約爲法、雖以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爲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

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曰比、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博古、殿中丞、修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堯叟、爲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爲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及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蹙躅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學子輩耳、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而以陳氏世家爲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

伯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有才稱於時、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陳氏高節、在污全潔、闕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自公啓之、英英伯季、踵武偕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高幢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尚書中書、儀同太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于中、伯季左右、惟勤其始、以饗其終、唯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問、播美家邦、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來齋、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

卷之二十二

